

南京幼儿师范学校 编

一切为儿童

——陈鹤琴儿童教育文选



南京出版社

CHENHEQIN ERTONG JIAOYU WENXUAN

一切为儿童

——陈鹤琴儿童教育文选

南京幼儿师范学校 编

南京出版社

(苏)新登字第009号

一切为儿童

——陈鹤琴儿童教育文选
南京市幼儿师范学校 编

*

南京出版社出版发行
江苏省高淳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1 插页6 字数239千

1992年2月第1版 1992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册

*

ISBN 7-80560-588-2/G·191

定价：3.80元

责任编辑：王国钦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承印厂调换)



陈鹤琴先生

祝賀幼師开学

一枝為兒童

陳鶴琴八十六歲

於南京

编辑说明

陈鹤琴(1892.3.5—1982.12.30)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教育家和儿童教育专家。他一生献身于人民教育事业，特别在创办和发展我国的幼儿教育事业、研究儿童心理、家庭教育和师范教育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论著大部分是他亲自实践的总结，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对当前的教育改革和促进我国教育科学的繁荣，都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为了便于广大的幼教工作者、高师学前专业、幼专、幼师、职业幼师以及教师进修院校的师生，进一步了解和研究陈鹤琴及其教育思想，我们特从《陈鹤琴全集》、《陈鹤琴教育文集》和《上虞文史资料》等著述中，收录了他在我国幼儿教育发展的各个重要阶段的有代表性的论述以及重点实验文章，除近年来已作单行本大量刊行的《家庭教育》以外，一般作全文收录。从这个选本中，不仅能总览到陈鹤琴教育思想与实践的概貌，更能对他“一切为儿童”的精神风貌得到较深切的体察和领悟。

《文选》采取分类编年体例，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幼儿教育；第二部分为家庭教育；第三部分为“活教育”。

《文选》的编纂以《全集》《文集》的印本为据。因篇幅限制，对个别章节、图表及部分注释作了一些删节。

《文选》由江苏省陈鹤琴教育思想研究会副理事长唐淑指导，南京市幼儿师范学校选稿，徐欣、陈虹、胡树成主编，参加工作的有速庆兰、陈兰、沈作驰、潘扬、吴家滢、郁克菲、汝茵佳、陶虹、张晓春等同志。

《文选》得到南京市教育局及南京出版社有关领导的大力支持。陈鹤琴长子陈一鸣同志给予帮助并为《文选》写序，谨在此一并致谢。

值此陈鹤琴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之际，以此书谨表深念。限于水平，编选工作中欠妥及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指正。

南京市幼儿师范学校

1991年9月

序

陈一鸣

南京的教育工作者在学习研究陈鹤琴教育著作的过程中，编辑了《一切为儿童——陈鹤琴儿童教育文选》一书，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我想从儿童教育这个角度，谈一下对陈鹤琴先生的基本精神和思想特点的认识。

第一，热爱儿童、热爱教育事业、热爱中华民族的献身精神。

他说“我爱儿童，儿童也爱我”，他坚信“强国必须强种”、“儿童是振兴中华的希望”，他倡导“培植儿童是成人应尽的责任，就是对祖国尽忠，为人类服务”。他毕生身体力行，为中华儿童尽瘁，并始终追随着时代前进。他面向全社会、全民族，依靠社会、家庭、学校各方面关怀教育儿童。晚年，他题词“一切为儿童、一切为教育、一切为四化”，表示“愿为培育共产主义事业的幼苗再发一份光和热”。

第二，了解、研究儿童，探索和遵循儿童教育规律的求实创新精神。

他坚信“实践出真知”。在一生的教育活动中始终坚持理论和实际密切结合，一切经过实验并不断求进步的科学态

度。他说：“只有了解儿童，才能教好儿童。”坚持从实践中观察、发现、检验和总结教育科学的规律。他强调早期教育的重要性，主张“从小教起，从小教好”，主张活的教育，反对脱离生活和实践的陈腐的、死板的、旧的传统教育，主张儿童素质的全面发展，建造“健全的人格”，“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他提倡适合时代的，符合儿童身心发展和教育原理的新思想、新方法。他充满朝气，抬头乐干，改造环境，首创新事物。

第三，尊重相信儿童，启发诱导儿童，倡导使儿童自立的民主精神。

他提倡要有正确的儿童观；要维护儿童期应享受的权利；要尊重儿童独立的人格；要打破成人对儿童的成见；要爱一切儿童。他反对对儿童的歧视、压制、摧残，又反对对儿童的姑息、溺爱和纵容。他说：“没有教不好的儿童，只有不好的教育方法。”他坚信儿童的力量，主张积极的思想诱导。他说，要唤醒每一个儿童心中的狮子，让他知道自己生长的世界和自己的地位、责任及应有的贡献，从而自觉地发挥力量。他主张放手让儿童动手动脑，使儿童能愉快地活动和学习，培养独立的生活能力，锻炼思考的习惯，养成优良的品质，发挥创造的精神。

第四，开创了中国化科学化大众化的儿童教育理论。

自20年代开始，他就和陶行知相互切磋，携手奋斗，毕生从事开创性的儿童工作，其内容十分广泛丰富。陈鹤琴的教育论著及研究实验成果等已经整理出版的近四百万字，他的教育思想特别是儿童教育思想对中国教育尤其是儿童教育起了很大影响，至今仍有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原因在于他

立足于自己的教育实践和研究，同时继承了祖国的优秀文化，又吸取借鉴了国外的教育理论和方法，并针对中国的实情予以改造、创新，适应了大众的需要。他的教育理论具有鲜明的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的特点。

愿新一代的教育工作者们，能以这本文选的阅读作为学习研究的起点，获得思想认识上的启发和鼓舞，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儿童教育大业，作出自己的新贡献！

1991年9月

目 录

陈鹤琴的生平和教育思想 (1)

幼儿教育

现今幼稚教育之弊病	(27)
幼稚教育(节选)	(31)
我们的主张	(52)
幼稚生应有的习惯和技能表	(67)
整个教学法	(76)
一年中幼稚园教学单元(节选)	(83)
幼稚园的读法	(92)
幼稚园的 故事	(110)
幼稚园的设备(节选)	(129)
儿童玩具与 教育	(142)
游戏(节选)	(147)
战后中国的幼稚教育(节选)	(156)
怎样做人民的幼稚园 教师	(166)
如何使幼稚生适应新环 境	(181)
幼儿园的 课 程	(190)
论幼儿园的环境 布 置	(199)

发展幼儿教育的几点建议 (205) —

家庭教育

自序	(211)
重版序	(214)
目次	(216)
儿童应有良好的环境	(223)
儿童教育的根本问题	(230)
怎样教小孩	(236)
怎样做父母	(244)

活教育

活教育的三大目标	(271)
活教育的目的	(272)
活教育的教学原则	(275)
传统教育与活教育	(331)

陈鹤琴的生平和教育思想^①

蔡怡曾 陈秀云

陈鹤琴(1892~1982)是我国现代著名教育家、儿童心理学家和儿童教育专家，是“五四”运动后我国新教育事业的创始者之一，也是我国现代幼儿教育的奠基人。

一、生平和事业

陈鹤琴，浙江上虞人。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留学美国，获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硕士学位。1919年回国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东南大学教授和教务部主任。曾赞助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筹办南京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1923年，创办我国最早的幼儿教育实验中心——南京鼓楼幼稚园，提倡中国化和科学化的幼儿教育。1940年创办我国第一所公立幼稚师范学校——江西幼师和幼专，实验他的“活教育”思想和主张。从1920年开始，他以自己的孩子为对象，进行了连续的追踪观察，是我国以科学实验的方法研究儿童心理发展的最早的学者。他在儿童心理、家庭教育、小学教育、师范教育和新文字运动等方面，都进行了大量理论和实践的

① 本文选自《中国近代教育家传》，陈景盘主编，1987年7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创造性工作，发起和组织教育研究团体，致力于学术传播与教育普及。南京解放后，他曾任中央大学师范学院即后来的南京师范学院院长、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全国幼儿教育研究会名誉理事长，为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一）求学时期

陈鹤琴出身于一个破落的小商人家庭，六岁丧父，曾帮母亲替人洗衣服补贴生活。童年的贫苦生活和母亲的影响，培育了他慈爱待人和艰苦奋斗的品德。

从八岁起，陈鹤琴在家乡浙江上虞县百官镇上了六年私塾。后来他回顾那些年所受的封建思想教育时说：“读了六年死书，浪费了最宝贵的光阴，今日思之，惟有惋惜，感慨，痛恨而已。”十四岁，靠亲友资助入杭州蕙兰中学读书，受基督教的“爱人”和“自我牺牲”思想的影响，要做济世救人的事业，认为“要济世救人，非有学问不可。要有学问非读书不可。”

1911年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了一学期后，考入北京清华学堂高等科。他自觉刻苦学习，重视体育锻炼，热心社会服务。除在校内开设“校役补习夜校”外，还在清华园西南的城府村为失学的少年儿童办了“义务小学”，兼任两校校长。这在当时的国立学校学生中是个创举，对他日后立志献身教育事业有密切关系。

当时清华学堂的经费是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青年陈鹤琴对此深有感触。他说：“庚款是什么呢？无非民脂民膏而已。人民的脂膏栽培了我，我如何不感激呢？如何不思报

答呢？”这种纯朴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同他在中学时代就开始产生的“人生以服务为目的”的思想相结合，确立了他的人生目的：“是为个人生活吗？决不！是为一家人的生活吗？也决不！我的志向是要为人类服务，为国家尽瘁。”

1914年他考取奖学金赴美留学，与陶行知同行。他原是想学医的，但在反复思考之后认为，为挽救积弱的祖国，必须从教育人做起。而儿童是祖国的未来，儿童教育是国民教育的基础。“医生是医病的，我是要医人的。我是喜欢儿童的，儿童也是喜欢我的，我还是学教育，回去教他们好。”就这样，他下定决心将自己的一生献给苦难祖国的教育事业。

在美五年留学期间，他的求学原则是“凡百事物都要知道一些，有一些事物则要彻底知道。”开始，他插班霍普金斯大学二年级，学习普通学科。在强烈的求知欲驱使下，他学了英、法、德三种语文，还学了政治学、市政学、经济学、教育学、心理学、地质学和生物学等，并利用暑期到外地大学的暑期学校兼读园艺、养蜂、鸟学等。三年中学得的广博知识，为他以后回国办学、做实验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霍普金斯大学重视科学实验和启发式教育的传统，使他深刻地体会到“最重要的不是只学许许多多的知识，而是学会研究的方法和研究的精神。方法是秘诀，是钥匙，得了秘诀和钥匙，就可以任意去开知识的宝藏了。”

1917年夏，他在霍普金斯获文学士学位。入秋，又进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专攻教育学和心理学。他就学于名教授克伯屈（教育哲学）、孟禄（教育史）和桑戴克（心理学）。克伯屈采用的启发式教育法，使他深受教益。当时美国国内正兴

起以杜威为代表的新教育运动，反对传统教育和形式主义教学，反对束缚儿童，主张教育从儿童的兴趣和实际经验出发，提出学校要与家庭、与周围区域的生活联系等等，这些对他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年冬天，他随孟禄教授去南方考察黑人教育，黑人艰苦办学的精神使他深为感动。

1918年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获教育硕士学位，又转入心理系从伍德沃思准备博士研究论文，但因公费期满未完成作业。翌年，受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郭秉文校长邀聘回国任教。

在留学期间，他对袁世凯接受丧权辱国条约的卖国行径极为愤慨，曾以每周五绝食一餐以示抗议，并邀集爱国同学组织以“团结互助，振兴祖国”为宗旨的“兄弟会”。此团体后在上海改名为“诚志社”，参加者有涂羽卿、刘廷芳、郭秉文、黄炎培、陶行知、廖世承、孟宪承等。

（二）提倡适合中国国情的新教育，开始儿童心理和幼稚教育的实验研究

陈鹤琴于1919年8月回国，9月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科教授，讲授儿童心理学。1923年该校改为东南大学后，他又兼教务部主任。当时正值“五四”运动高潮，在民主、科学思潮影响下，他与陶行知积极支持组织中华教育改进社，介绍欧美教育学说并大力提倡适合中国国情的“新教育”。

他深感要实现民主与科学就必须向民众普及教育，克服“许多汉字艰涩，难于普及”的障碍。从1921年至1923年，他花了两年多时间同助理人员进行了语体文应用字汇的系统研究，编成我国第一本汉字查频资料《语体文应用字汇》，开创了汉字字量的科学研究。这一著作为当时应用白话文编

写成人扫盲教材和儿童国语课本、读物提供了用字的科学依据。陶行知编写《平民千字课》课本，也直接引用了他的研究成果。

他曾采用问卷法，调查了六百三十一名男生对婚姻问题的意见。进行研究后，写成《学生婚姻问题之研究》一文，强烈反对封建婚姻制度，提出“要改良中国的婚制，增进人类的幸福，巩固家庭的基础，当从普及教育着手，尤其从提倡女子教育着手”。

当时中国的儿童教育还是一片荒芜，不受重视。他一面在课堂上讲授儿童心理和教育学课程，一面贯注大部分精力进行这两门学科的科学实验工作。1920年他的第一个孩子一鸣出生。他以一鸣为对象，从出生的时刻起就开始进行连续的观察、实验，研究儿童身心发展的特点与规律，并从多方面总结家庭教育的实验研究成果，写成《儿童心理之研究》和《家庭教育》两本著作。他还从事儿童心理测验的研究工作，编制了中小学各科测验材料，著有《智力测验法》、《测验概要》(与廖世承合著)等书。这些工作推进了当时教育测验活动的开展。

当时全国幼稚园数量很少，大部分由外国教会或是一些慈善团体兴办，教学内容和方法不是灌输宗教迷信，就是照搬外国的东西。陈鹤琴对此深有感触，决意改变这种状况。1923年，他在南京鼓楼头条巷自己家里，办起了招收十二名儿童的鼓楼幼稚园，自己担任园长，进行幼儿教育的改革实验。根据实验总结，1927年发表《我们的主张》一文，提出办幼稚园要适合我国国情和儿童特点的十五条主张及办园的一整套具体经验。他赞助陶行知筹创南京晓庄试验乡村师范